

希 蓝 著

后离别时代

深宫怨
米的花样故事
为你而蓄的泪珠
后离别时代
洗手作羹汤
忍者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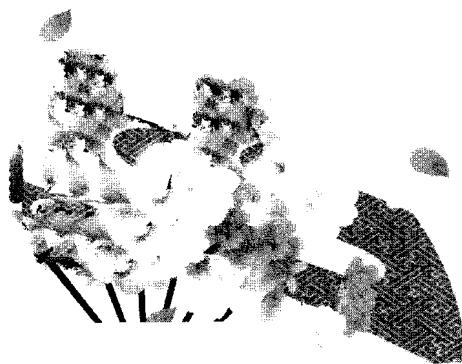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希
藍
著

后离别时代

（上）



浙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后离别时代 / 希蓝著 —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,
2013.1
(私房书)
ISBN 978-7-5339-3524-5

I ①后 II ①希 III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259119 号

后离别时代

作 者 希蓝

责任编辑 曹洁 郭贤路

封面设计 成朝晖

开 本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 143 千字

印 张 7.375

插 页 1

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出 版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发 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

网 址 www.zjwycbs.cn

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印 刷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

书 号 ISBN 978-7-5339-3524-5

定 价 20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(如有印、装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在后面（代序）

高速时代，如果不甘人后，轻装上阵是别无选择的。如果不幸落在了后面，也只能得慢且慢了。托这个年头一路狂奔丢盔弃甲的福，抱残守缺之下，或许能捡个漏儿。

丢弃的不见得全无价值。

拾谷穗的场景是久违了。记得前方总是丰收弥望，挥着镰刀的人们排成一字形将饱满沉重的果实大把大把往怀里搂，旁边脱粒机轰隆，挑夫们川流不息，一派争先恐后的景象。他们的后面，空荡荡的田野上，稻草人默默站满田埂，才是拾者的地盘。三两妇孺，踟蹰在其中慢慢寻觅，将前方遗失的丰收装满自己的小包裹，分得几分温饱。

从不担心没有好东西可拾，古诗词便是那样的。

写公文的以往，每当本职工作告一段落，有心拿出它们翻翻。旧版本，很守本分，一概的蓝绿暗纹封面，书龄长得足令纸张泛黄，只有竖行和右起是固守不变的，还有笔画的复杂端庄，与现代公文有着个性鲜明的两张面孔。这还在其次，常常，在里面遇见的文字，似云开月出，花落水流，足让心怀枯槁者立地还青。

这就是文字的好。它们宁静起来，能一等我在千百年后，不走

样，无怨色。一旦走动，漂洋过海的来看我，像风总会吹到一株不能到处走动的草木，带来了远方的消息。

除了从前的文字，家乡也是常被抛在身后的東西。背井离乡，已是曾经的重大事件，现在不值一提。最后，爱与温情也属于背不动而屡遭离弃命运。虽然，在这方面，最平凡的人也有机会拥有天使的面孔和上帝的权柄，决定身边人的悲伤与幸福。

但都随它，自求多福吧。

轮到了在后面的人，用非熊瞎子的价值观判断，地上的包谷棒子与挂着的包谷棒子是已摘下与未摘下而已。

这一点足够让人少生抱怨。

二十年前，觉得会有奇迹发生，结果将惊天动地。二十年以后，明白奇迹已经发生，谁也没被吵醒。

活着就安详，不必等到死后。有想法，可以说，这便是想象中的有福之世有福之人。

美是文学的生命。美无论大小，皆面不改色，看上去从容平和，不像洪水猛兽，何须恶形恶相。

人性是一种存在，而非作秀。人性如羔羊，再怎么被牺牲，也不是文学的祭品。

如果有一天，像乌贼一样运笔如墨，什么东西打眼前经过都除它一片黑，于己于别人，这是否算恶作剧。

听说现在的人们喜欢洁净的水、空气、粮食，对各种口味的添加

剂表现出深恶痛绝。这是好消息。

因为家里再无人种田耕地，很久没有吃到新打下的稻米、头茬菜蔬——统称为新粮食。每一年吃上去都像是第一次那样新鲜可口，让人怀念至今。

人性的柔光，生活细节里的美，乃至自然风物，能将它表达得足够纯粹与彻底，类似新粮食，馨香固在，永不消散，承载得起对人生现实的莫大痛切。

一位可爱的同事坐出租车经过橘子园，彼时花正盛开，她这样形容：橘子花开得白洋洋来，香哦，鼻头都香跌落了。前头的司机附和她：我开来时看见掉了一路的鼻头，很多人在那儿拾呢。

路上当然没有鼻头可拾，也拾不到多少钱，但是那些被丢在故乡的美丽风景、粗茶淡饭，丢在亲人寂寞怀中的爱与温情……

无人托付，却不缺人收拾，世上仍存“情愿”二字。

目 录

人情	怕意短路长 / 003
	织男织女 / 009
	后离别时代 / 014
	长城谣 / 019
	深宫怨 / 024
	秋风萧瑟天气凉 / 030
	白衣卿相做铁匠 / 036
	岁月如枷 / 039
	终生为敌 / 041
	但得今生恩爱两不疑 / 045
	痛彻心扉 / 049
	素心常苦 / 054
	知己一杯酒 / 057
	与自然面面相觑 / 062
	半轮明月半边山 / 066

家居

洗手作羹汤 / 073

负暄 / 078

炉火中的天堂 / 080

大城小铺 / 084

小城之声 / 088

秋日庭院 / 091

静静的黄埠 / 096

青草池塘处处蛙 / 101

黄昏至 / 105

为你而蓄的泪珠 / 107

植物

祖父的菜园 / 113

陌上轻尘 / 116

橘园青青 / 120

温暖如草 / 126

落花天 / 134
那一掬苦涩 / 139
竹事 / 147
乡村如风 / 151
我的小河 / 155
忘忧的你 / 159
大地手记 / 164

饮食	牡蛎的优雅 / 173
	美礁盛宴 / 177
	海女 / 182
	墙头望潮 / 186
	小轮回 / 190
	忍者蟹 / 194
	晒雪 / 197

食客 / 202

米的花样故事 / 212

家常小吃 / 225

人情

生逢多情时代，感到委屈的人那么多，但总有最委屈的人。

怕意短路长

古人说话比我们简约，但也有古人长话今人短说的特例。就说牵手这事，现在两个字就够，古人却罕见地化简为繁：执子之手（句出《诗经·邶风·击鼓》）。仿佛这样一来，原本简单普通的事就有了仪式化的味道，透出神圣重大来。

对此心存敬畏。

然而牵手是件常识性的事情，尤其在幼儿园、小学门口，傍晚，校门口一带挤满了大大小小、老老幼幼，大多手牵着手。

长辈们此时都成了会走动的树，他们的手臂是柔软的枝，孩子就是枝头上盛开的花或是栖息在枝叶间的鸟。无论风如何吹动，孩子们不停地顽皮捣蛋，他们始终紧紧相连。

每次看到这个场景，都觉得一片鸟语花香，感到牵手这个词，美好温馨且随和，用起来顺手得很，不怕唐突佳人。不像执子之手，贸然用在这里可就言重了。

只有另外的三件事，觉得须用它一用。

新搬进的小区里，从第一天开始，就看见一对年近六十的夫妻，男的坐在轮椅上，由女的推出来。那是夏季，清晨，空气还凉爽着。被推出来的男子由妻子搀扶着练习走路。

看得出，男的右半边尚有活力，失灵的是左半边。所以，他用右手拄着拐，左脚底套着布索，由妻子用左手拉着，他自己的左手搭在妻子肩上，妻子空出来的右手扶着他的腰身。

一切妥当，他们开动。他拄着拐右脚自觉朝前迈一步，再左脚被妻子拉动一步，这不两只脚都能行动了，一先一后，一先一后，来来回回地折腾。

出行方式独特，路过总要留意一下。第一次，觉得眼花缭乱。算起来这个人走路总共用上四只脚，一根拐杖，再加两双手，才能勉强完成。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，当然可以，说牵手肯定分量不够，事实是我的手，你的脚，每一步，都程序复杂，需要配合默契到位，那么用心费力，缓慢却坚定，郑重其事的，只可用执子之手，不过那个手字，暂时是脚而已。

他们从夏天走过秋天，走进了冬天。随着天气一日冷似一日，出门的时间越来越迟。等到初冬，街上的梧桐树叶都掉得差不多了，临近中午，他们才现身，在太阳底下行走。

阳光打出了一切影子，包括他们的。看过去也不简单，长长短短，一部分重叠，一部分节外生枝，总之是比一般人多出了很多东西，显示有额外的支撑。

第二个场景只是惊鸿一瞥。

一对大城市的夫妇来到这里，都是闻人，郎才女貌，甚至才貌双全。正当节庆，街上人潮涌动，挤得开心。怕失散了吧，他们相

视一笑，十指紧紧扣在了一起。这一幕，无意中落在了旁观者的眼里。

都说被注视的就是风景。

他们携手往前挤，到处都有表演活动，欢乐应接不暇，他们却仍有闲心互相扣着手不自觉地做做小动作。这情形，显得周围如风暴经过似的喧嚣、激荡，他们十指相扣之处却是风暴眼，保持宁静，并有闲情逸致弥漫。热闹成了皮相并边缘化的东西，他们才是核心。今夜，所有的一切围着他们握住的甜蜜而进行。烟花在天空为之灿烂，鼓声点点为之喝彩，人流为之聚集，载歌载舞……

世上人情往来，多的是锦上添花之事，只有婚姻家庭不易得。患难夫妻的例子固然令人敬佩，然而底子上的苦难叫人赞叹的同时，总会引以为憾。假如有了他们的几样：健康地活着；居有屋、柴米无忧；天生的才情、后天养成的优雅；再有一样——恩爱，种种相加正如流传下来的韵事——只能发生在前朝的完美范例，却实实在在发生在眼前。

当然，小儿女在大街上秀亲密，挽着腰耳鬓厮磨地走，可能叫人会心一笑而已。他们外表虽还年轻，却是多年的夫妻。唯其多年，如今一起往前走，途中对视、微笑，相互用劲握一握，就在手心里挠挠痒，任凭千人万人存在，心眼里只有一个人。

他们的身后留下不少疑惑甚至不平：都老夫老妻了，还这样用情！

此意不善，但此言不虚。当婚姻走过了一些年头，夫妻间执子

之手，不是少年轻狂，也不属老来无靠，只贵在用情。一个用字，是认定一个要緊的人，当作一辈子来完成的事情，记着，重温，加深。使起于电光石火间的念头，终于逃离即兴而起、兴过而逝的宿命。眼前貌似意外的十指紧扣，细想起来，便有了许多的着意处，包括环境的铺垫，心境的酝酿，与此相关的，样样入眼人心，色色俱备，方有了最后的灵犀一点通，意味深长。

最后一件事是听来的。

几个人偶尔说起散步的夫妇，进而互相指责与丈夫手拉着手，其中一个辩解从不在人前这样，睡时倒是有过的。

按照她模糊的说法，夫妻俩临睡前——总是在睡意蒙眬的时候，握住对方的手；刚醒的时候——同样是睡意蒙眬，也要握一会儿对方的手。

大家便群起而攻之。

其实，夫妻之间，依张敞的说法，岂止画眉而已，握手相眠，原不算什么。相信沉睡中，他们肯定分开过。那段迷失的时光里，就是同床异梦也在所难免。有趣的是，将睡未睡将醒未醒之际，完全的黑暗里，两个人体温烘托的暖流之间，他们的手，像地底下的两只动物幼崽，先他们的神知醒来了。独立的，盲目乐观，慵懒又不安分，摸索着，跌跌撞撞，终于找到失散的对方，静静地偎一会儿，直到真正清醒或相反。

他们的感觉里，是否一夜都是这样握着的，从没放过？就外

人想来，他们一起越过了黑暗，使每一天的阳光都接续在一起。他们弥合了咫尺天涯的隔阂，让一张床不睡两样人。

再说那些梦，人可以梦见别人，却不能走进别人的梦。然而，一只手伸出了梦外，或者说，一只手伸进了梦里，梦中的日子就不再孤立无援。这真是奇妙。

领略了那么些事，两个词一较量，才知道，现在的牵手，你牵我的，我牵你的，并没有一定之规，仅仅是陈述了一个事实。它显示了更多亲切天然的一面，可用于夫妻之间，但更宜用在至亲之间。后者血脉相承，牵手是自然生发的，放下与拿起，都在不知不觉间完成。孩子们小，父母牵着；父母们老了，换孩子们牵着，如水到渠成，没有生硬的地方。

然而古人的执子之手专指夫妻这两个原不相干者之间发生的事，它表达了愿望，暗示了行为上的主动性。不过后天的东西，个体再怎么样努力，依然是有拿起，就有放下。拿起是件大事，放下更非同小可，不能不留下硬伤。这当中含有最初的承诺，含有生命长度生活宽度里的种种复杂，还含有对中途放下的恐惧和苦痛。因此，古人才不惜挑战能简则简的潜规则，要特别指出教人更加珍惜的意思吧。

《诗经》里，“执子之手”的后面，紧跟着“与子偕老”。从一瞬间到一辈子，像两个不相称的连体婴儿，总被后人一块儿推出。但就生存及命运而言，除了死亡，其余的不总在意料之中，能否与